

或空空荡荡，却无法阻挡
或折腾到死，却白露为霜

初小轨 著

折腾到底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折腾到底

初小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腾到底 / 初小轨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 4
ISBN 978-7-5699-1444-3

I. ①折… II. ①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6418号

折腾到底

zhe teng dao di

著 者 | 初小轨

出 版 人 | 王训海

策 划 | 杨海明

责任编辑 | 王 水 杨海明

封面设计 | 阿 新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誉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316-313683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1.75 彩 插 | 0.5 字 数 | 328千字

版 次 |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444-3

定 价 |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爬上天桥，晃悠在城市的高空，对面“连城金店”摆出了一排桌子，我还是头一次见把金子拉到大街上卖的。我想，等有钱了就去埃菲尔铁塔站站，在没有隐私的位置俯视众生，顺便观察一下法国人做爱有多浪漫如花。

靠着油漆剥落的栏杆坐下，我曲着双膝，看着来来回回的人们浮想联翩，他们如潮水般涌入沃尔玛、南大街、嘉年华，那些欲望的所在。

这座天桥让我无数次幻想醉生梦死的生活，无数次跟自己说完很多狠话后忘了自己是谁，无数次握着手腕试图拧断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无数次激情万丈后又变得沉默寡言。

从一开始，我热衷捷径与方法论，走哪儿都纸笔不离身，对花花世界充满向往与好奇，动不动就要对看到的一切下结论，但是，我却用四年的青春得出了一个结论之外的结论：归纳并不可靠，我们认为的真相，也并不一定就是最终的真相。

我叫郎月，处女座，医科大医学英语专业，喜欢哲学，特别较劲。

别让我发现任何疑点，否则我会不顾一切地查明真相，不管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我就是容忍不了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在我脑子里晃动，否则我一想起这事儿来就寝食难安，说不定还要当着你的面难受得呕吐，呕吐，持续呕吐，跟妊娠反应似的，特像，真的，不骗你。

我一向以独立女人自居，横行于世，并坚信有了合法的男人才可能

安理得地让他为悦己者穷。

2

我跟尹宁说，我现在确实反感婚姻，但你一定要紧紧注视我的眼睛，一旦察觉出动摇的光芒，就马上煽动我嫁人，这样咱们就可以在一纸婚约下夜夜笙箫，把放荡的青春做掉。

如果高兴，可以生一个娃出来，给他取四个字的名字，叫尹狼上月，现在大家都在灰尘满天的世界里打错电话认错人投错怀抱，四个字好啊，将来尹狼上月在商场里走丢后，广播里一说招领启事不会立即有一百个妈妈去认领。

尹宁是我的男朋友，在他之前我也谈过另外一些男朋友，但他们跟尹宁不是一个性质，相比尹宁，他们跟我之间隔着一张床的距离。

据说姑娘都喜欢阳光帅气的男孩，一跳三尺高，打篮球专投三分，中不中两说，动作一定要帅，最好还是个有钱的“学渣”，又坏又脑子有病，不喜欢富家女，专喜欢假装纯情的灰姑娘。要么就是个学霸，一定要高冷，对谁都爱搭不理，独来独往，一堆怪癖。

然而，尹宁既不是阳光男孩，也不是有钱学渣。

他不喜欢专业课，就喜欢黑格尔、萨特和维特根斯坦，身高一米八三，小白脸，会弹琴，特别瘦，每次亲我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看一眼他脖子上那一根根让人心疼的青筋。

尹宁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步伐又沉重又缓慢，看上去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实际上他只关心自己，即便偶尔关心一下人类，也只是从哲学的角度去辩论一下。

像这种生性高冷、自私又有性格的男生，我特别喜欢，所以也不介意通过极其优雅的手段骗他跟我上床，并用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说服他：事已至此，做我的正牌男朋友得了。

这一切我都得逞了，尹宁对我却自始至终也没产生多大的兴趣，但我毫不介意，没办法，谁让我就是好这口。不管我怎样费尽心机骗他对我上点儿心，但他就是不为所动，保持着对我不冷不淡的交往。冬离说我就是犯贱，但是像冬离这种只看脸不看灵魂的姑娘，根本就不了解我这种偏执女深陷其中的快乐，或哀伤。

3

冬天来了，兰冬离卷了一堆化妆品和几套性感内衣又从宿舍搬了出去。

包养她的那个教授从他老婆那里回来了。

雪舞的年末岁初，冬离的期末考试又有了稳定的保证。

冬离对我说：“郎月，你看看你看看，跟男人睡一觉怎么了？迎刃而解，这一切。”商务英语考试总会挂死一片，美女和丑男往往能过关，这是四十岁好色有文化嫉妒心极强的男人掌控大局下的典型映射。冬离美丽，理所当然地她每次都在这科有个风口浪尖的分。

美丽的女人总是很豁达，愈是丑女愈是毛病多。尹宁说他讨厌丑女不是因为丑，而是因为丑女的自以为是，假正经，明明没人侵犯还故作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

每到年终放假前，我要担心的事就会很多，努力学习，抵制寒冷，压制性欲，消磨愤怒，期待尹宁……冬离搬出去了，我立即失去了爬上六楼找冬离对骂的欲望，深夜一来，我就愁苦不堪地走到楼道里，穿着白惨惨的睡衣，幽灵一样地走过再走过，一时适应不了冬离的离开，真讨厌。

冬离，医科大护理专业，是一个大心脏的姑娘，有钱有势，心怀天下，争强好胜，没什么同情心，坚信人分三六九等，毕生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贵族，绝不放过任何自己看中的东西，或人。

那个冬天，冬离的爸妈怀上她后奉子成婚，冬离一出生俩人就分道扬镳，年轻的感情真是生机无限勇气可嘉，冬离妈妈离弃她的时候给她留了一封信，说要等着她识字的时候再看，这封信就奠定了冬离一生的做人基调。

第一次我跟冬离照面，她这样自我介绍：“我，兰冬离，胡兰成的兰，冬天离婚的冬离。”

4

跟冬离相识一年后，我看上尹宁，冬离得知此消息后欣喜若狂，不辞劳苦地鞭策我，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机会，一举拿下尹宁，以血洗我可耻的处女之身。

于是在一个午后，我决定表现出自己最大的诚意，带着视死如归的豪迈之心，假装平静地躺在了尹宁的床上。

尹宁把我扒光后抽了根烟，我脑子里浮想联翩，害怕他像《黄金时代》里的王二一样左顾右盼半天，然后出溜到我脚下非要检查我的身体结构，还害怕这一世风尘再无牵挂自此我就从女孩变成了女人。

我咬紧牙关，等了半天，却没有感受到任何风吹草动，只好硬着头皮睁开眼观察事态，结果发现尹宁已经结结实实趴我身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愤然离开，十一个小时的车把我坐得吐了一地，一见到冬离我奔丧一样扑过去，长嚎“什么都没发生，我对他没吸引力”，冬离拍拍我，大笑着说：“郎月你咋这么幼稚啊，这有啥好难过的，他八成是一雏，性跟吸引力没什么关系，咱得做个成功女人。”

冬离把她妈妈的信拿给我，信封上印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怪异的蜘蛛图案，身上生有笑脸花纹，腹部有彩色的斑点，酷似一张人脸，在朝着我笑。

亲爱的冬离：

很不幸让你来到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可是我还年轻，才二十四岁，是该接受很多男人的爱的年龄，不幸的是，有了你，更不幸的是，兰至天心里一直装着别人，还好你爸爸还算有钱。

我思虑了一段时间，找出了最好的解决方案。

兰至天说只要我跟他离婚就可以分到一些家产，那我又有什麼理由浪费时间？拥有一千万不难，但在年轻且单身的时候，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不卖淫，不傍款，不小三，完全自主地拥有一千万，难于上青天。

这个世界的竞争法则对于年轻女人来说并不会太公正，所以漂亮姑娘的独立之路会愈加艰辛。

亲爱的冬离，趁着我没生发出毁灭年轻的母性，我得尽快离开你，但我是爱你的，因为你从我身上分离出来的生命，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真正视如己出的东西，所以冬离，这个名字留给你，冬天离婚，冬天离开我亲爱的冬离去拥抱年轻。永远不要当妈妈，会很快变老。

做个成功女人。

姜夏

冬离的妈妈永远不承认自己是妈妈，她永远是惑乱众生的姜夏。

冬离从来不恨她，一提到姜夏她都是满眼的赞许。

冬离说，姜夏是个有想法的女人，够我学两年了。

但是冬离，从未见过姜夏。她的存在，对冬离来说，是光芒万丈的天上星。

兰至天在山东潍坊的一个犄角旮旯里盘下了一块大垃圾场，夕阳落下去的时候，整个垃圾场会红透半壁江山，三五流浪狗相约在余晖中嬉戏追逐，在红光与灰尘中寻找着隐秘与废弃世界的生机。

路过的村民看到推土机一意孤行地在垃圾场上推来推去，都觉得特乐，也不知道是哪个大傻子被钱烧了脑回路，看中这么一块放眼望去鸟不拉屎的地儿。

三个月后，大垃圾场被填平，周边围起两米高的围墙，带着尖刀的玻璃碴子扎了一大圈，恶狠狠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经轴设备、缝纫机、织机、水洗设备一车车地从村口呼啸而过，轰隆隆地压过虞河东岸，消失在围墙之中。路过的人不再骂大傻子，而是遛弯儿的时候假装从高墙门口路过，抻着脖子使劲往里瞅，像是被上了脖套的狗。

很快，围场喜气洋洋地放了挂鞭，村民们一哄而上地围上去，门口赫然立着一大牌子，红纸毛笔字往上一糊，上边写着：

招工启事

管吃住，女工一个月1000，男工一个月1200，表现好的，给介绍本地对象。

这时候，整个村的人才知道，这个低价买了一块垃圾场的大傻子凭空造了一个毛巾厂。

兰至天一直在纺织圈子里混，从浙江一个纺织巨头那儿学了一身的本事，并成功带走了一个富有魔幻色彩的大单，据说给一家叫“莱坞良品”的日本品牌独家供货，为了让这个项目更加靠谱，日本品牌方还给兰至天的这个厂子注了一大笔资金。

这个村子的人开始奔走相告，一家牛逼烘烘的中日合资公司就在我们村里，这是鲁东北最大的产业。

5

2008年前的最后一夜，整个世界飞雪不息。

尹宁把我们在滨州租下的小屋退掉，从此再没听他说过想我。人真是奇怪，一旦没有了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做爱的地方就马上退去所有的欲望。

这个世界瞬息万变，谁都避免不了。

6

方小瓦终于从商正的死结里走出来泡上了新的男人，崭新的面容，崭新的钱包，我们终于又可以无限奢华。

换男人不仅仅需要豪放。毕竟现实困难重重，要重新对外宣称，要对现男友交代前男友，这些对于大部分男人十分有必要，他会努力超越前男友对你的霸占程度或者直接对你予以放弃。

我和冬离之所以能看上口腔学院的方小瓦，非要跟她金兰结义，还是因为烟台市组织的一次高校征文大赛。

当时我在校报霸着头把交椅，冬离在校刊里一手遮天，党委宣传部把代表学校PK外校的初审权交给了我 and 冬离。

那天我在图书馆帮尹宁借黑格尔的《小逻辑》，冬离兴奋地隔着玻璃朝着我振臂高挥，整个人像是一只奋力跳动的蚂蚱，我看到她后手忙脚乱地赶紧办理了借阅手续，迫不及待地狂奔而去，来分享她的喜悦，冬离指着一张纸兴奋地说：“郎月，你看，你快看，这姑娘生不生猛？宜结拜，他日必成大器啊。”

我盯着冬离画着波浪线的地方看去：“医学事业要真有个巅峰，就在男人手腕上植入处男身份识别芯片，异性拿眼睛一扫，小雏是绿色无污染，滥情就疯狂地发红色预警以示警惕。”

“我的天，好想法。”我惊叹一声。

“想法好是一回事，但是真正吸引我的可不是这点小变态。”冬离诡秘一笑。

“不许故弄玄虚。”我一看冬离一脸的小邪恶，忍不住推了她一把。

冬离一下子跳开了，说：“你说，她能不知道这种文章指定被毙吗？”

“那她写这个是为了消遣呗……不对……她是不是本来就知道咱俩主管着初审？”

“哎呀，你这反射弧……”

“她故意写给咱俩看的？心机婊。”我突然欣喜若狂，瞟了一眼作者信息后，拉着冬离就要去找方小瓦。

7

我跟冬离兴致勃勃地跑到口腔4班，却扑了空。

尽管如此，冬离却意外得到了大放光彩的收获，恰恰是这个收获，让她跟方小瓦从此不共戴天。

我刚要伸手敲门，冬离一下把我拽到身后，推门就进，狂得像是一脚踩进了她爸给她置办在金沙湾沿岸金碧辉煌的别墅里，大浪滔天，不让须臾。

冬离揉了一把眼前的刘海儿，明目张胆地迅速把整个教室扫了一圈后，朝着最后一排东北角的方向吹了下口哨，结果一屋子同学都抬起来，满目惊讶，面面相觑，然后齐刷刷地顺着冬离张望的东北角看去。

冬离皱了下眉头，突然趴到坐在第一排的男生耳朵上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背着手转了个身，冲着脖子用食指点着东北角的方向，高喊了一声：商正！

一个面容清秀的瘦高个男生像是听到了召唤一般，一下子拽掉了耳机，一个猛子站起来，答了一声“到”，全班愕然，随即哄堂大笑，商正赶紧揉了揉眼睛，盯着冬离看了十秒，拿手指着自己，愣愣地说：“是你……叫的……我？”

冬离使劲点点头，还用她一贯唤狗的手势朝着商正一阵划拉，过了一会儿，发现商正还站在那纹丝不动，眼睛里马上就燃起了不耐烦的小

火苗，她索性放下手臂，不容商正反应过来，一脸冷酷地说了句：“就是
我找你，你出来一下。”

8

从口腔学院楼出来的路上，我一声不吭地走在她身边，随时准备着
听她神采飞扬地给我讲清楚刚才那一出戏。

冬离一时没缓过神来，绷着一张高冷过度的脸丝毫没有懈怠的意
思。走到明湖边的时候，终于“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习惯性地把高跟
鞋一脱，拎在手上，拽着我说：“来来来，郎月，陪我坐湖边看会儿大风
起，看会儿云飞扬。”

“你这双魔爪真够神勇的，到哪儿都能一下拎出个熟人来。”我一屁
股坐在明湖旁的台阶上，把裙子左右一翻压到屁股底下，权当坐垫。

“我不认识他啊。”冬离在背包里一阵乱翻腾，始终没找到自己想要
找的东西，于是把包扣一按，一脸美丽无边的淫笑荡漾了整个明湖暗红
色的傍晚。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

“那你还叫得出他的名字啊？”

“我现问的。”

“现问的？嗯……看来第一排那男生可真是功不可没。”

“我趴他耳边时候，V字领衣服开得这么低调，他看人嘴短，还不
得屁颠屁颠地问啥说啥。”

“那你不认识那男生，上赶着打听人家干吗？”

“我喜欢他呗。”

“别扯淡，你看清他脸了吗你就说喜欢，直到你吓醒他的前一秒，
他还蒙着脸趴桌子睡得哈喇子横飞。”

冬离朝着我一翻眼珠，往我身边凑了凑说：“哎，郎月，这一屋子人里，我老远看着他，觉得他骨骼清奇，是一块赏心悦目的好料，他站起来那一秒，眼睁睁帅我一脸血，你说他揉眼睛那一下是不是迷人，你快说，是不是？”

“别发神经，把花痴病收一收，我会考虑继续跟你做朋友。”我被冬离莫名其妙的一往情深搞得哭笑不得。

“别废话，你就说帅不帅吧……这一脸爱憎分明的棱角啊，靠。”冬离的眼睛亮晶晶闪着光，平静地注视着波光粼粼的明湖，毫不掩饰地咽下了一口急不可耐的口水，仿佛一下子坠入了那一刻四目相对的情境中。

我深吸一口气，长叹一声说：“能打八十分……冬离，你还记得咱俩去口腔学院干啥？”

“才八十分……才八十分，你摸着你的左右心房说说，商正不比高阳帅出八个节拍来啊，你这就是审美堕落。”冬离不屑一顾地傻笑反驳，全然忽略了我刚才的问题。

冬离见我不回应她，赶紧摇了摇我的胳膊说：“好了，好了，第一排那个男生告诉了我，方小瓦不在，而且这压根就不是一个正经上课的主儿，果然是同道中人啊。”

“那……”

“那啥啊那，明天第二节课是口腔4班和护理6班的实验合堂大课。我敢打赌，她一准去。”

“为啥？”

“像这种文风冷冽的姑娘，见血就上，解剖室这种尸体遍野险象环生的地方，她指定喜欢得无法自持。”

9

冬离提到的高阳，是我的初恋。

直到大一下半年，他都是我神圣不可侵犯的唯一真爱，这件事儿几乎整个学校都知道，只是后来，他却在红尘中一落千丈，幻灭成一把凭空而落的刀，把我砍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

高阳家在山东高密，从高一时候，我俩就偷偷好上了。

高二那年文理分班，我从文，高阳进了艺术班，三个楼层的距离，却禁锢了我们整个青春年少的笃定与不问前程的爱慕。

高三下半年，高阳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班里给我送了一幅水粉画，他站在门口喜出望外，像是散落一地的庄稼。

我盯着那幅画看了一眼，羞涩穿肠过，小脸通红，紧张兮兮地四下看了一眼后，然后一把给他拽到墙角：“高阳，你想干吗？你这画的是我吗？”

高阳一愣，忙不迭地说：“是你啊，当然是你了，我除了画你还能画谁？”

“那你为啥画我露着个肩膀和大腿，你见过我的大腿吗你就瞎画？”我红着脸嗔怪道。

“你别生气啊，郎月，我以后娶了你，我们天天就能在一起，我能想象得到，这就是你每天起床的样子。”高阳兴奋地把画塞到我手里，看我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全无反应，为了打破僵局，他大义凛然地低下头来照着我额头猛地亲了一下。

像是怕被追杀一样，高阳亲完我，拔腿就消失在“咚咚咚”的楼梯声中。

我有时候就想，人活一世，如果可以像截断洪流一样选择把一个人永远停留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我宁可把高阳一巴掌拍进高三那年的那幅画里，无死无生，无转无回。我们在画中，心平气和地被陌生人挂在墙上，三千年的风尘加身，而我们默默回时光以一张床，以一个永远抵达不了的清晨。

高阳那年送我的画，画的是一个姑娘。她从一张碎花床上坐起来，头发凌乱，有意无意地露着雪白的大腿，肩带貌似是无意间掉了一根，

于是香肩微露。窗外一缕阳光如闻到了百花丛中一阵香，带着妄想一探究竟的隐秘光芒，掀动着整个屋子中睡意惺忪的迷乱。

这幅画是高阳的期中考试作品，当时他越画越兴奋，画完之后，猛吸一口气，默念一声：“妈的，天作啊。”然后举着画，顾不上监考老师与全班同学目送白痴提前退场一般的惊讶，耸着年少的固执与激动无比的肩膀，一口气带着画跑进了我的教室。

因为没交卷，高阳的那门课的成绩是个零蛋，他说，他心甘情愿。

现在回想起来，高阳的零分就像是挂在我人生路上的风铃，它们不诉衷肠，却总会迎风轻殇。他让我明白，最好的爱情，也许就是一个大大的零蛋。

只是，从高考结束直到我收到医科大的通知书，就再没见过高阳。

10

我妈看我魂不守舍的衰样，便在一个午后抽了个洗碗的工夫，偷偷地告诉我，高阳家世其实很复杂，他一个很厉害的叔叔曾经带着一帮人来过高阳家，后来村子里都疯传高阳被他叔叔带走了，去很远的地方当了大官。

那段日子，我每天会站在我家门口的石头凳子上张望，有时候想想自己特像郭德纲单口相声里那个整天晃荡在荒郊野外巴巴等着被齐宣王上门迎娶的丑娘娘，想到此处，我就会在秋风萧瑟中从石凳上跳下来，毫不留情地骂自己一句“傻娘们儿”后，该干吗就干吗去了。

大一报完到后，我跟着滔滔洪流进了人文科学系的大楼，这个系有三个专业，医学英语、法学、医学心理。

很多同学青涩的脸笑靥如花，我还以微笑，他们就很热情地请我“让一让”。

回到寝室后，舍长易如如正在洗内裤和床单，嘴里不厌其烦地自

责着，“哎，我咋又血染床单了，永远都是，永远都是，我一定是被诅咒了。”

电话铃一响，易如如像是一只连了电的皮卡丘，迅速冲过去抢接了过来，我仿佛听到了“biu”的一声，有一只会跳的蚰蚰从耳边打马而过。

易如如在这边兴奋地说：“曲铭哥，是曲铭哥吗？”

问完之后易如如突然面如死灰，带血的肥皂水缓缓地顺着手臂淌下来，她一脸失落地把电话往我面前拽了拽说：“郎月，找你的。”

我接起电话来，是高阳。

11

一听是高阳，我脑袋嗡的一声，万千疑问你追我赶带着火星子直往脑门上撞。

可是一拿过电话，在听到高阳叫我的一瞬间，这些假装高冷的谜团却像是收了哪个大爷的好处一样，忙不迭地滚进了温柔乡。高阳倒是怀着一腔热情不停地在电话里说话，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什么也没听进去，过了会儿，高阳发现我没反应，就叫了我一声，我说，我在，我在啊。

确定我在听后，他继续兴致盎然地向我讲述他的近况，我接着“嗯，嗯，好好，哦，是吗，行”。

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到了电话挂掉后的“嘟嘟”声。

我愣愣地抓着电话，转身看了一眼易如如，她还在奋力揉搓着那一盆血染的青春，我蹲下来，看了一眼易如如的洗衣盆，又看了一眼易如如，说，刚才他有没有跟我说再见？

“……我晕，我咋知道，电话又不是我接的。”易如如拎起洗脸盆，回身就把水倒进了马桶。

我哈哈大笑，说，高阳，是高阳，我找到高阳了。

单纯的喜悦实在无法表达我内心的兴奋，于是我冲上去抱着易如如一口气转了好几圈。

易如如说，郎月你疯了吧，快放我下来，找着了你就赶紧去找他啊，快把电话挂上，你这么放着话筒，电话接不进来。

我放下易如如，刚要数落她一句“你咋这么重”，突然看了一眼没挂好的藏蓝色座机，一拍大腿，两眼一翻，长叹一声，完了。

寝室座机没有来电显示，高阳也没有给我留下他的手机号，他也没有要我的手机号。

有时候想想，初恋就像一支撩拨在大脑回层的琴弦，弹奏时让你欲哭无泪，待命时让你智商归零。

12

2005年9月，我们学校正在猛烈地致力于把自个儿从医学院升级成医科大，作为鲁西北最好的医学专业高校，校领导为了避免城市资源的矛盾与摩擦，灵机一动想出来一个馊主意。兴致勃勃地把本科从滨州市一刀劈出来，浩浩荡荡地派出大队人马来烟台观摩半天，在观海路沿线的一片荒郊野岭中极目四野诗兴大发，愣是认定这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不由分说凭空造了一个烟台校区，本科生于是屁滚尿流地就被发配了过来。

开学那天，我哥送我来报到。

坐在17路沿海观光车上，我心旌荡漾、浮想联翩。

一会儿怕自己太土实在配不上一所大学的时尚，一会儿又怕自己满口山东大碴子味的“鲁普”会让人笑话，等公交车一停靠，我拉着箱子就兴奋地跳了下来，一看到眼前的一切，瞬间懵圈了。

校门口竖着一块临时牌子，歪歪扭扭写着“某某医学院欢迎新生报到”，看上去像是一座图书馆大楼模样的建筑，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周边望去，除了荒草左摇右晃，就是偶尔咆哮的诡异风声在发疯一样撞击